

VENGEANCE

天谴行动

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

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Counter-Terrorist Team

George Jonas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ACTIO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11名以色列奥运代表队成员
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残忍杀害。
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随即展开复仇。

[加拿大] 乔治·乔纳斯—著

蔡天驰—译



天谴行动

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谴行动 / (加) 乔纳斯著; 蔡天驰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8

书名原文: Vengeance

ISBN 978-7-5699-0465-9

I. ①天… II. ①乔… ②蔡… III. ①纪实文学—加拿大—现代

IV. ① I7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3339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0806

George Jonas

VENGEANCE

天谴行动

作者 | [加] 乔治·乔纳斯

译者 | 蔡天驰

出版人 | 田海明 杨红卫

统筹监制 | 王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王水 黄思远

封面设计 | 高熹

责任印制 | 刘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刷 | 北京鹏润伟业有限公司 电话: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880×1230mm 1/32

印张 | 16

字数 | 385 千字

版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0465-9

定价 |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1981年秋天，我的出版商问我是否愿意见一个有故事的人。在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后，我们的会面被安排在北美的某座城市里进行。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他，他向我讲述了参加以色列秘密反恐战争的主要经历，那是1972年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被杀害后，以色列组建了一支反恐分队的事。

在联系我之前，出版商毫不怀疑这个男人的诚意。当会面结束，我问他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最终也得到了和出版商一致的结论。很显然，据我们了解，这个从孤独中走来的男人，是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个以色列特工。

于是，我答应在做进一步研究后会写一本关于这位特工的书。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周游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还花了不少时间待在两个铁幕^①背后的城市里。一段时间里，信息提供人和

① 铁幕，历史名词，指的是上世纪“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铁幕背后，则是指铁幕以东的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编注）

我不停地在世界各地会面。在他的指引下，我又采访了身在德国、法国、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六人。此外，有幸还采访到了一些人，包括专家、官员和旁观者，他们能够为我提供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或其他资料。很多旁观者我都可以公开致谢。不过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人我是无法公开致谢的。

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不能说出主要消息提供人的名字。当然，他自己也做了很多防范措施以免我在言语上百密一疏，说漏了嘴。他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以便完成现在这本书。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细节，联络人安排我去看一些小型野外作战行动。我陪着特工们在欧洲工作，了解到了常规特工工作的一些基本内容，比如购买和使用非法证件，建立安全隐秘的住所，以及特工之间的联络方式和把钱交给线人的方法。虽然我的研究还远不够全面和彻底，但对于我将要写下来的这个世界来说，算是有了第一手资料。

我要写的绝大多数事件在当时的报纸上都会见到一两篇短报道。尽管从未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这些被报道的事件从一开始就被怀疑是以色列反恐分队干的。近来一些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的书籍和新闻纪实也多少暗示了这方面的意思，写过这方面的一部分真实情况，比如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的《以色列秘密机构》（*The Israeli Secret Service*）、斯图尔特·斯蒂芬（Stewart Steven）的《以色列间谍大亨》（*The Spymasters of Israel*）、大卫·B.廷宁（David B. Tinnin）和德格·克里斯滕森

(Dag Christensen) 合著的《突击队》(*The Hit Team*)。埃德加·奥巴兰斯 (Edgar O'Ballance) 在他的名作《暴力语言》(*Language of Violence*) 中概述了一些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头目在欧洲被暗杀的情况。尽管主要情节都已经很明了了, 但我还是希望能从中找到新的视角。

尽管我没有虚构任何事情, 但我也不指望自己能够达到历史学家的严谨程度, 因为我的写作不得不依靠那个我不能说出名字的某人提供的一面之词。他所说之物的具体细节我难辨真假。更多的信息我是满意的, 但为了保护我的线人和其他消息提供者, 有些信息也做了适当的修改^①。当用一份保密的信息为蓝本写作时, 最理想的手法是将两个相互独立的信息来源在一起印证: 但在本书中, 我并不总能达到这一标准^②。同样, 针对没有留存谈话相关资料的情况, 我不得不凭着线人的印象来还原当时的情景, 这就要冒些风险了——因为人们的记忆可能是不完整的, 或是倾向于自己的。

我决定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讲述这位特工的故事, 就像用绳子的两端把他和我的想法连在一起。在这本书里, 我用了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的人物。与第一人称叙述不同, 这种方法能够使我用

① 例如本书中某些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生活背景。

② 虽然拥有两个以上的证据显然比只拥有一个证据更有说服力, 但对证据本身的迷恋也可能造成误差。在近些年来的美国新闻业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迈克尔·莱丁 (Michael Ledeen) 所说, 一件事的真实与否, 已经“不取决于其是否真的真实, 而取决于是否有两个以上的人说它是真实的”。

消息提供者的眼光看待问题，进而避免我对任何观点都照单全收。就像陪审员一样，我可以从事实中推出结论。

当然，这个故事里也有不少“第三类线索”：也就是一些二手信息证据，这些已经在文章和注释里做了标记。当有时候事件原先的报道与我的理解有出入时，我会在不一致的地方加上标注。

因为书中涉及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况且也没有什么评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解释一下我的个人倾向。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并不赞成因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恐怖行动。而且，我也不认同“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斗士”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目的，而是因为他们为达到政治目的所使用的那些手段^①。

同时，我对“恐怖主义是无能的”这种普遍的谬论也不敢苟同。我相信提出这种谬论的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恐怖主义往往会失败，或者难以达到目的，但常规战役、外交斡旋或者其他政治努力也是如此。如果这么说，那么人们就该认为战争和外交等手段也没什么用了。我觉得，不管成功与否，恐怖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

① 1979年讨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耶路撒冷会议，将恐怖主义定义为：“蓄意的、有组织的杀害、伤害、恫吓无辜百姓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摘自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在会议闭幕式上的陈述。

然而，反恐往往也是血腥的。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在祖国政府的授意下，最终亲手杀死 12 个人，其中 7 个人是被冷血地谋杀，故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一系列种族问题，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讨论，因为这些问题都会在书里找到答案。

在以色列及其敌人之间，我支持以色列。除了我是犹太人之外，还有两个理由。第一，我相信自由民主制度要优于其他已知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接近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二，在武装冲突方面，尽管以色列的记录，特别是后期记录不那么完美，但是在整个中东冲突期间，以色列一直坚持以适当的更高标准打击对手。我并非不同情巴勒斯坦人，我只是不同情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人。

乔治·乔纳斯

于多伦多，1983 年 6 月

目 录

序 幕 慕尼黑 3

第一部 特工成长史

第一章 阿夫纳 15

第二章 安德烈斯 43

第二部 改变犹太历史

第三章 果尔达·梅厄 91

第四章 以法莲 106

第三部 任务

第五章 瓦埃勒·泽维特尔 141

- 第六章 团伙 158
- 第七章 马赫穆德·哈姆沙里 207
- 第八章 阿巴德·希尔 227
- 第九章 巴西尔·库拜西 240
- 第十章 贝鲁特和雅典 263
-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亚 286
- 第十二章 赎罪日战争 311
- 第十三章 阿里·哈桑·萨拉马 332
- 第十四章 伦敦 351
- 第十五章 霍恩 367
- 第十六章 塔里法 388
-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 413

第四部 孤独的路

- 第十八章 美国 431

尾 声 477

序 幕

慕尼黑

一般的现代化自动步兵武器都拥有优雅的流线造型，然而与它们相比，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却显得矮胖结实。这种被官方命名为 AK47 的突击步枪是国际上最流行的武器，它的发明者据说是一名西伯利亚农民，起码是在西伯利亚附近长大的^①。AK47 突击步枪简单耐用，长 34.2 英寸，枪托和枪把使用暗黄色木头，枪身有两部分为暗灰色金属结构。金属中段为枪栓和扳机，以及一个向下前方柔和伸展的弹夹。弹夹可装 30 发 7.62 毫米口径的子弹；子弹为带有钢芯的短铅弹。当设置为自动开火状态时，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射速可达到每分钟 100 发，子弹出膛速度为每秒 2330 英尺，约每小时 1600 英里。苏联和其他许多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生产了多种型号的 AK47 步枪。近距离开枪时，AK47 几乎可以将人打成两截。

1972 年 9 月 5 日，八名“黑色九月”恐怖组织成员从油腻的包装纸里取出 AK47 步枪，奔向康纳利大街 31 号，那里是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

^① AK47 突击步枪的发明者是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1919—2013），前苏联军人、工程师、枪械设计师，出生在南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民家庭。

这些敢死队员在凌晨4点翻过6英尺高的铁丝栅栏时被发现，但并没有被认出来。他们选择进入奥运村的地点距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大约有50码。一队人马就算再小心谨慎和慢吞吞，一两分钟的时间也足够通过这50码了。但是，直到凌晨4点25分，这些恐怖分子才拿出万能钥匙去开康纳利大街31号1号公寓的前厅门锁。至于他们在奥运村期间是否得到过什么援助，就只能靠推测了^①。

最先听到动静的人是尤赛夫·戈特佛伦德（Yossef Gutfreund），一个大块头的摔跤裁判，体重275磅。尽管那时候他并不确定那些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Moshe Weinberger）发出来的，因为摩西回来得晚，手里有另外一把钥匙，但是门后传来的低声阿拉伯语立刻让他意识到了危险。事实上，正是尤赛夫用希伯来语大喊的一声“危险！”才惊醒了另一位室友，同时他还扑过去顶住了被慢慢打开的门。

接下来的几秒钟，八个阿拉伯人试图将戈特佛伦德挡住的门推开。门两边力量的较量使门框都弯曲了，门的金属合页也变了形。这倒让戈特佛伦德的队友——举重教练突维亚·索科洛夫斯基（Tuvia Sokolovsky）有机会破窗逃脱。

但是1号公寓的其他四名住客就没那么幸运了。田径教练

① 事实上，古巴、叙利亚和保加利亚三国的奥运代表队就住在以色列奥运代表队所在公寓的对街，相隔仅有约400米。参见塞尔日·格鲁萨德（Serge Groussard）所著 *The Blood of Israel* 一书中清晰的慕尼黑奥运村平面图。

阿米兹·沙皮拉（Amitzur Shapira）、击剑教练安德烈·施皮茨（Andrei Spitzer）、射击教练柯特·绍尔（Kehat Shorr）、举重裁判约卡夫·斯林格（Yacov Springer）都被扣押在枪口下，阿拉伯人掌掴他们，试图威胁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人的住处。敢死队员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能敲开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门，并帮助阿拉伯人进去的话就放了他们。这些阿拉伯人甚至都没费心给戈特佛伦德承诺，直接就把他绑了起来，就像《圣经》中他们的先祖非利士人俘虏参孙^①时那样。

以色列人没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于是恐怖分子决定搜查康纳利大街31号，此时这里还住着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代表队。恐怖分子漏掉了住着八名以色列人的2号、4号和5号公寓^②，占领了住着六名以色列运动员的3号公寓。这六名运动员是摔跤选手艾利兹·哈芬（Eliezer Halfin）、马克·沙文（Mark Slavin）、盖德·祖巴里（Gad Zobari），以及举重选手大卫·博格（David Berger）、泽夫·弗雷德曼（Ze'ev Friedman）、尤赛夫·罗马诺（Yossef Romano）。进入3号公寓前，恐怖分子还跟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搏斗了一番，温伯格因为回来得晚，当时刚好溜达

① 《圣经·旧约·士师记》中记载的人物，生于公元前11世纪，是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参孙后来被非利士人俘虏，挖去双眼，投入狱中，最后与非利士人一同被压在倒塌的大殿之下。（编注）

② 这些房间内住着五名运动员和两名医护人员，其中5号公寓里还住着恐怖分子急于抓住的以色列奥运代表团团长萨缪尔·拉尔金（Shmuel Lalkin）。包括塞尔日·格鲁萨德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当晚，和以色列奥运代表团一同出访的以色列安全专员似乎并没有住在他们的房间（据称是6号公寓）里。

到康纳利大街。

温伯格的块头跟戈特佛伦德差不多，一点也不容易对付。他摺倒了一名恐怖分子，被另一名恐怖分子开枪打中脸后才被暂时制服。尽管受伤很严重，但温伯格依旧没有屈服。当3号公寓的人全部被俘后，恐怖分子把他们沿着康纳利大街集体往1号公寓驱赶，这时轻量级摔跤选手盖德·祖巴里猛冲向他们。尽管恐怖分子朝他猛烈开火，但小个子盖德拐着弯地穿过坑坑洼洼的路面，跑到了安全的地方。温伯格抓住这个机会，猛击一名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下颌骨被打碎，晕了过去。另一名恐怖分子立刻朝温伯格胸口开了几枪，温伯格顿时倒地。

这时举重运动员尤赛夫·罗马诺的机会来了。他试图在被绑上之前打破1号公寓的厨房窗户和队友大卫·博格一起逃走，但没有成功。罗马诺从柜台上抢过一把刀，刺伤了面前的恐怖分子。这个阿拉伯人疼得没法拿起武器，便退到后面去了，但是后面另一名恐怖分子冲了上来，用AK47近距离扫射罗马诺。罗马诺也倒下了。第二天，当营救人员试着挪走他的遗体时，据说遗体从腰部位置被射成了两截。

温伯格依然没有停止战斗。身负重伤的他已经没法爬出1号公寓了，但依然思索着在室内跟恐怖分子斗争的办法。温伯格的大块头在血泊中朝恐怖分子蹒跚爬去，这让他们惊呆了，没有立刻开枪。实际上，在最终被击中头部前，温伯格还干倒了一名恐怖分子，并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另一个人的胳膊。

时间到了凌晨5点左右。在事件最初的25分钟里，“黑色九月”组织成员杀害了2名以色列运动员，俘虏了9人。另有2人成功逃脱。恐怖分子没找到楼里的其他8名以色列人。

在这搏斗的25分钟里，奥运村安保部门只接到了含糊不清的报案——康纳利大街31号附近有些麻烦。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当时绝大多数运动员和官员都还在睡觉，恐怖分子的行动又断断续续：寂静与叫喊声、机枪扫射声交替出现。被噪音吵醒的人们也没有立刻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听了一会儿，没听见什么动静，可能又睡着了。个别人起来想看个究竟，却什么也看不到。在奥运村里，晚上经常有庆祝活动，鞭炮声和狂欢声也不少见。对以色列运动员的很多邻居们来说，恐怖行动的声音听起来跟那些差不多。

不管怎样，总之在凌晨4点55分或者稍稍晚一点的时候，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西德安全警察曾过来检查。他按着对讲机，对站在康纳利大街31号门前的一名戴着头巾的恐怖分子说：“Was soll das heissen？”——德语，意思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阿拉伯人没作声，从门口逃走了。

然而就在这时，两名逃脱的以色列人拉响了真正的警报。一个警报在韩国代表队所住的楼里，另一个在意大利代表队那边。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当局收到了恐怖分子用英语打印的多份要求。他们还把摩西·温伯格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恐怖分子的要求是释放被“以色列武装政权”关押的234名